

所愛之人

山

「你.....沒有良心。」手機螢幕在黑夜中刺目而冷酷，幽幽的微光，像靈界的判官。

遠在屏東的母親，傳給我這句話時想必氣得發抖吧？

路燈在山林的黑暗中撐起一條小路，指向宿舍，我走在雨後濕黏的小徑上。台北的天氣本是陰晴不定，尤其在這季節交替的時候，寒冷中我想起 i 即將在寒假前休學，想起今日下午自己一時激動向母親提出的要求，一個三萬元足以使我被判為沒良心的孩子，多幾個三萬元足以使 i 休學。

從宿舍福利社的窗口，遠遠地順風飛來光亮與笑鬧聲，我突然感到害怕，想轉身奔入樹林間無盡的黑暗。

為何在人生即將開始之時，我卻總有結束的感覺？

從那時，我聽見山靈對我說話，含糊混亂地像夜晚的山風。

山靈隱隱呼喚著，似乎要我離開這個世界。

我的房間失去了門

從山靈開始說話那天，我開始失憶。

癱在宿舍上舖發呆，我不記得母親的生日，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曾經記得，說不定是我在她生日當天提出過分的要求，母親才這麼生氣。我只記得少數最近發生的事，i 要休學，我想出國，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，砸下十八年以來少得可憐可笑的積蓄，差三萬元。

向母親詢問借款的那瞬間，我成了沒良心的不孝子。

忍不住再次翻看簡訊。

「你的動態，關係到哪一筆定存需解約或提前取消，你覺得我該解哪一筆存款？」

「你以為我家有金山啊？」

「你有沒有一點良心，有沒有關懷過你的家人？我什麼都可以給你，你要讓我覺得值得！值得！」

「沒有，你只想到你自己，你真的沒有良心.....沒有想過我的付出，沒有良心的人！」

阿，不過是三萬元，怎麼罵得像演八點檔一樣？還是這不是問題的重點？

遠在屏東的母親想必氣得發抖，類似的話我從小聽過很多，但這些都不是現在需要思考的問題。

來台北後，我過去的世界正在消失。

房門嘎一聲慘叫後打開，i 鐵著一張臉走進寢室，猛地在與我對角線的位置坐下，胡亂抽出紙筆後埋頭苦寫起來，我靜靜望著他忙亂的背影。過去三年，我們總是一起打鬧，來到台北這兩個月，卻越來越少交集，這一星期，我們幾乎沒

說話。

我有預感，i 除了休學，要做更令我疑惑並擔憂恐懼的事。

i 是維繫我和過去世界的最後一個存在。

從我們倆用繁星計畫升學，以順位一二之姿，在第一輪分發與第二輪分發分別錄取，從屏東某間爛高中擠進台北文山區的頂大後，i 是我唯一能吐露心事與分享回憶的人。

也是擠進頂大後，我發現自己十八年以來的積蓄確實少得可憐可笑。

「這麼晚回來？」我必須開口問，其餘任何聲響都無法使 i 對房內我的存在產生注意。這一星期，我們的對話像我獨自在生火，死命在謎樣的黑暗中製造突兀的微光。

「你剛從屏東回來？」i 答，語氣像淋濕的木頭。

「是阿，台北車站擠成一團……下雨，人車都亂，公車臭氣快悶死我了！在路邊就能被噪音壓死！在屏東要看到這種路上塞滿車的『盛況』阿，要不就是節慶，要不就是學測那天啦！」我盡量讓自己的語氣聽來玩笑或聳動，莫名的情緒燃燒著，驅使我努力延續對話。

學測結束那天，真的，是我這輩子看過屏東市塞車最嚴重的一天。

環著考場，塞滿汽車引擎機車喇叭聲，父母接送朋友陪同聲，笑鬧哭罵聲。我遠遠看見 i，隔著重重人群聽不到對方的聲音，「都結束了阿。」我們在彼此交會的眼睛裡說。瞬間也聽不到周遭任何聲音，在人潮中，我和 i 的表情只是周遭無數人的複印，看不看的清已無所謂，存不存在已無所謂，終於，都結束了阿……。

來台北後，我常常隔著公車車窗觀賞，並參與路上塞滿車的「盛況」。只是人們的表情比起學測結束那天單一很多，神色肅殺地匆匆走過。

「喔。」i 應聲。他不是淋濕的木頭，他是早已被雨澆熄的碳渣。

我們曾經那麼要好……而且，應該是我回屏東，不是我從屏東回來吧？

在雨中等公車時，我思考了很多，包括勸 i 不要退學。

i 不會不記得放榜那天，頂大的會計系，我們高中還真的放起了鞭炮。i 的名字在最大張的紅榜上，緊緊黏在校門旁的牆上，塗有反光漆料的春聯紙，在屏東正午的豔陽下腥紅得刺目。旁邊陪襯著幾張稍微小一些的，科系好看或像我頂大好看的榜單，i 以外的人的榜單都是浮貼，在熱風中飄阿飄閃阿閃阿的，像一群瘋子在招手，i 的名字則穩穩地在瘋子們的鼓動簇擁中若隱若現，從那一天 i 就被黏死了。

腥紅得閃阿閃，公車來了。

暗夜中公車的紅字燈對我而言異常刺目，尤其剛剛在捷運燈色死白的車廂裡待了太久，仍不習慣坐公車的我努力讀著燈板的指示，進了雨水的眼睛更加模糊且疼痛。

關於退學的事，我終究沒有開口。從床板上望出窗外，雨還沒有停。

要是屏東也下起這樣的雨，我將出門去為我那台破爛的二手機車蓋上塑膠布，

雨停之後它會因引擎潮濕而難以發動，但不久後就會被太陽曬乾，在晴朗的暖風下載我到處遨遊。可是到了台北到了文山區到了頂大，交通工具就是雨傘、雙腿和站牌下無止盡的等待。

我想回去。我癱在寢室的床上。

山中的宿舍，風一吹就被樹葉摩擦的沙沙聲包圍，混著雨水輕敲的聲音，像海浪。閉上眼，我讓意識沉浮於黑暗的汪洋。

睜開眼，窗外晨光下迎來雨洗後的亮綠樹葉。

頭很痛，床板下傳來杯盆碰撞的噪音和老舊鐵椅的哀嚎，起身看了看手機再躺回去，鬧鐘還沒響。起身瞬間和 k 對上了眼，k 在和我一樣靠窗的位置上，注意到我的動靜，他轉身做出手勢，示意另一位室友安靜點。i 依舊坐在房間對角線的位置上，他仍在埋頭狂書，不知道是否寫了整夜。

再次闔上眼，睡眠被打斷後我逡巡於幻夢與清醒間，頭很痛。

如果此時睜開眼，回屏東的那兩天就會變成一場夢。然而現下宿舍才是我必須生存，必須扎根的地方。

恍惚中，我看見山靈正偷走我的記憶，切割後慢慢吞下，我將迷失於何者是家。

山靈嘻笑著，把我對原鄉土地的生疏也吞下，十八年，釘在書桌前讀了一輩子，貼了紅榜進了頂大。卻是在發現自己處處不如人，除了 i 以外沒有可以說心話的朋友後，才開始對故鄉屏東無限思念。

頭很痛，山靈吐了一顆種子在我腦中，瞬間長成一株芽，我極力用意識要掩蓋並悶死它，它仍從我的頭殼中迸裂而出，吸食我殘弱身體的一切後貪婪地生長。我看見，自己僵化成一棵沒有名字的貧脊的樹，根死咬著這座山。

山靈在清晨薄霧後無聲的笑，牠預言我將永恆的孤獨。

永恆的孤獨，不是激烈的詛咒，是冷淡的預言。

終於靜下來的房間，剩我一人。

方才夢中，山靈的鼻息如此真實，牠趴在宿舍大門口的廣場上，鰓的開合發出氣體撞擊的聲音，牠在笑。山靈嬰兒似肥軟的手捏住了大門的兩柱，像玩積木，濕滑的皮膚是深褐也是黑色，混了綠斑，同時非深褐也非黑色，是污濁與混亂的顏色，牠在笑。

爬下床梯，我抹去雙手的鏽渣，為了防霉這間老舊宿舍的物件幾乎都是鐵製的，冰冷得像監牢。我有一個課表空出的清閒上午，索性細細環視這間爬滿壁癌的狹小房間：i 離去時把坐位收拾得很好，他今天有三堂必修，但此刻幾本厚重的會計學經濟學等等的教科書都端正地躺在他桌上；k 的吉他擋住窗戶下的鞋櫃；另一位室友的籃球窩在 i 的衣櫃前，球袋孤單地攀在鐵椅上；任何可以掛東西的地方曬滿永遠不會乾的衣服。

房中有微妙的平衡，以隱忍避免爭吵。我把另一位室友的籃球塞回球袋，避

開 k 的吉他從櫃中摸出膠鞋。回身撞倒 k 坐椅旁的一疊漫畫，想到開門可能掃落另一位室友曬在床架旁的衣服，我放下膠鞋，百般無聊地觀賞起大家的座位。

不知何時窗外又下起雨，台北的雨彷彿下不完似的。

k 的書架堆滿零食和漫畫；i 的則是各國文學，他說過，教科書是不配放上書架的，只配疊在辦公桌上；我的架子裡倒是文學或者教科書甚至生活雜物都有；另一位室友的架子被法學書佔滿。

我們房間，有一個會計系一個法律系了，我和 k 的科系便不那麼重要。我坐回自己的鐵椅啃餅乾，這兩個月來，我只能守著這片小小的領土。

只有這四分之一的角落，是我真正的房間。

檸檬園中的公主

這些日子，最常在我房間裡遊蕩的人，是 i。

他最近越來越少出現，似乎他家裡出事了。i 從不願說清楚，我無從得知是他的家人出事，還是他家檸檬園出事，總之，多幾個三萬元足以使 i 休學。

認識三年來，從一次次與他的談天中，我已經可以在腦內畫出完整的他的家鄉：他家的檸檬園，也種一些別的水果，他家廚房是燒柴的，洗澡也是，他說他放養了三隻可愛的花貓……。聽來神奇有趣彷彿與世隔絕的地方，我多次想去拜訪他家，都被婉拒了。他每次都有理由推搪，而後我也不問了。

他仍很常說起他家，卻從來不讓我拜訪。

傍晚，揹著下午經歷突襲抽考後的狼狽與疲勞，我踩著濕淋淋的鞋回到寢室門口，門卻是鎖著的。裏頭傳出凌亂的收拾聲，開門後 i 露出抱歉的笑容。

待我回到位置上把東西整理好，他緩緩開口問。

「你等下要唸書嗎？」這星期前，倒是我常常向靜靜坐在書桌前若有所思的他提出這個問句，我們會一起去買杯飲料，或什麼也不做就專注地不停說話，到台北後，有人陪著說話是一件萬分難得的事。

「呃……沒有。」期中考就在一週後，但 i 此刻的表情沒有給我拒絕的勇氣。

「陪我說說話好嗎？」i 那雙深邃的黑眼閃爍著乞求，他許久未向我展現脆弱。

我們把椅子挪到窗邊，不時看著窗外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。i 縮著腳窩在椅子上，手肘墊在膝上，小女孩似的玩弄著手指，十隻細柔的長手指遮去他半張臉。

他說得很不專心，我聽得也是。

今日的黃昏紅得詭異，顏色流動像混著鮮血的大潮退去，逆光的樹影斑駁扭曲，像黑色的爪牙。夕陽似乎被捏死在地平線正中心，亂光腥紅成一團。

i 的半張臉浸血似的染紅，襯托他顫抖的聲音。過去三年，i 不曾這樣不快樂。

我被升學制度極力訓練出來的奴性高聲吶喊著：為什麼選在期中考前墜入情緒的泥沼呢？我該一起下陷嗎？

轉頭望見 i 無助哀戚的神色，我噤聲。

沒有荒廢課業的我不至於考差吧？再者，難道不是因為 c 或說因為我自己愚蠢的感情把我給折騰的讀不下書嗎？

我卻無法停止自問。

期中考在我和 i 完成適應大學生活並有餘力開始面對課業之前，悄悄來臨。

i 不知道說到哪了。阿，希望東西可以寫完，他說，希望事情可以做完，他說，《人間失格》，他說，希望在這幾天可以讀完，他說，希望下輩子活得像人一些，他說。

「等一下，你可以告訴我你之後到底要幹嘛嗎？」i 的隻字片語印證我的預感。除了休學，他要做更令我疑惑並擔憂恐懼的事。

「沒阿，就休學，跟你說過了。」i 避開我的眼神，他長長的睫毛低低地垂著。他不講明，我不想面對。

「阿，對了，你跟 c 最近怎麼樣？」i 再次抬眼看著我，他選擇了一個認為我會滔滔不停的話題。我不知道我答了什麼，我們很快陷入沉默，並安於沉默。

眼前 i 如胎兒般捲縮在椅上的姿勢，如同幾天前的畫面。

那時也是黃昏，我在共用浴廁洗手，抬眼，老舊鏡子上佈滿深深淺淺的斑痕，將鏡內的世界重重阻隔，幾步之遙的人照得好遠。鏡中，i 縮著腳在浴廁外的椅子上，半張向光的臉被鏡上污漬掩去，我只看見他拿手機的左手，不停地顫抖。

他的母親堅持有匯生活費給他，他堅持他沒有收到，他們在爭吵，後來我才聽他說，帳戶餘額不足時會出現匯款不成功的狀況。

我的三萬元，母親還是沒匯來。

被捏死的夕陽漸漸失去血色，紅色的大潮已退入地平線，黑夜來了。

大部分同學難以想像我為了三萬被責備為沒良心的不孝子，每一次聊起這些，我跟 i 羞赧地虛報生活費，扯謊說跟大家一樣出國遊學過。

我和 i 這樣的人，本來就不該唸頂大。

房門猛地打開，切斷我的思緒，k 興高采烈地回來，滿面春風地跟我們分享他在公車上重逢暑假遊學時遇到的漂亮女生。遊學，我的出國學習的難得機會，我的三萬元。

k 把他原本就近窗的椅子拉來，絲毫不在意被撞倒成一灘的漫畫。i 專注地聽著 k 並柔柔地笑，像他對所有不熟悉的人那樣微笑，只是多了謎樣的溫柔。

k 手舞足蹈地形容那女孩的美，我想，遇到再漂亮的都不會有 i 漂亮吧？

k 也是個漂亮或說好看的人，我對好看的標準不高，這讓我覺得自己也挺好看的，而且不需要用「不好看」去傷害大多數人。i 對我這種標準不以為然，客觀上 i 是個頂漂亮的人。

k 說完後，蹦跳著擎起另一位室友的籃球出門了。

「k 很可愛阿。」我意有所指地說。

「他優點很多，就是個性太像孩子。」i 頓了頓「而且像他這樣的人，不會

懂我們的悲哀。」i的眼裡閃過一絲悲感，之後一片虛無。

k 這樣的人，不可能懂我們的悲哀。

k 這樣天真可愛，問過一些可愛的問題：什麼算是勞工階級，什麼算是貧富差距，這些事情好或不好，如果考申論題要怎麼寫？

k 天真可愛，k 是一個有被好好養大的人，k 爸爸的人生哲學是「要活得快樂，快樂才能問心無愧。」他幫兒子準備一比環遊世界的錢，算在教育的開銷裡。我出國學習的難得機會，我的三萬元，母親還是沒有匯來。

濺血一般悽慘的紅色黃昏，完整地退潮後，留下暗夜的長岸，底層堆積著雜亂如海洋垃圾的城市光害。

我出門參加活動，認識新朋友，我害怕和他們聊起面試，因為繁星不需要面試。我記得當另一位室友聽到我是繁星進來的之後，他看我的表情像在看一個承認自己是作弊進入頂大的人。

我記得上課打瞌睡那天。

「你會覺得繁星瞎眼才選你進來嗎？哈哈。」老師的語調誇張上揚，我醒了。我確實在打瞌睡，確實沒聽清老師前面說了什麼，同時，我確實知道老師在開玩笑。

我都知道。

在研究人文的學院如此，我難以想像 i 在商學院受到何等待遇。繁星進來頂大的我們，在某些人眼裡跟作弊進來的沒有不同。

有時，竟由衷地發展出一種「反正我就是爛嘛」的豁達心情，即使平常考試沒輸其他同學。反正我的學測分數沒有資格在頂大唸我目前唸的系，反正即使有繁星我們高中也才我和 i 兩個上頂大，所以，反正，我就是爛嘛。

我都知道，沒關係。

這些事情不去注意還是可以和大家做好朋友。活動結束，如期被揭穿身為繁星生，我回到寢室。另一位室友正沉於淹沒整個房間的交響樂，我拍拍他的肩請他帶耳機，如期收到不悅不屑的眼神。

那眼神比起怒於我打斷他，更傾向恥笑我不懂他的高雅嗜好。

k 的位置空著，大概明早沒課今晚回家睡。k 是台北人，隨時可以回家，而我，每個被室友吵醒的干擾日子，無處可逃。

i 的座位空著，一張紙條落在他椅邊，我撿起來時瞥見了內容。

「把所有事物整理好，之後.....」

「人間的一切再也與你無關了。」是 i 娟秀的字跡。

他高中時也常寫便條提醒自己，只是那時都是「你要撐過去阿。」一類的激勵話語。如今，我早就猜到了，只是他不講明，我就不想面對。

把 i 的紙條放回他桌上，幾本厚重的會計學經濟學等等的教科書都端正地躺著，他書架上的各國文學中，《人間失格》是最顯眼的那本。

令我恐懼的是，如果他已決心要自殺，我想，我不會阻止他。我完全可以體

諒，甚至體會 i 這個想法。

這段日子，每當繁雜的事接踵而來，每當我腦中的各種思想開始爭吵，互相推擠地要掙破我的頭時，總會有一句話徹底排倒它們，獨步走來。

「當人們得知我自殺之後。」

這句話無端地出現，可是每個字像堅實的手臂，撥開並推倒嚷嚷著的其他思想。它帶著並不完整的結尾，走來，一邊走一邊脹大，撐破我的身體。

一個人既然沒資格決定出生，那難道沒資格決定自己的死亡嗎？看著 i 留下的字條，我不知道我希望著什麼，我也再也沒有資格希望什麼。

我走回我自己的位置。

另一位室友大概戴耳機聽音樂不過癮，難得地和我聊起天來，我們聊到興趣。

「文學能幹嘛？你看得懂那些詩又能怎麼樣？我跟你說阿，高爾夫球不只是運動，還是很好的社交技巧呢！我從小就接觸高爾夫.....」他講，我心想 i 的事。

「我爸說，他的桿弟超滑稽的.....。」另一位室友數起高爾夫球的好處之餘，講起他爸口中驚鈍桿弟的糗事當成笑話。

我敏感起來。

「i 的爸爸是桿弟。」我的嘴不受控制地吐出。

「哈哈，真的假的？別開這種玩笑啦！」另一位室友發出不可置信的輕蔑笑聲，彷彿我剛剛開了個羞辱 i 的玩笑。

這是真的，在 i 的爸爸發誓一生不回檸檬園後，他站過保全，混過工地，當過桿弟，賣過鹽酥雞，直到被超速的貨車輾死在毀壞的攤子裡。

這是真的。

「而且我還沒遇過誰的職業真的是桿弟呢！」另一位室友繼續不可置信的輕蔑的笑。

我沒回答，臉上大概堆著無所謂的笑容，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表情。i 說過，有時就只能笑啊不然要哭嗎？不然要發怒嗎？

到底以為他爸的桿弟是從哪裡來的？我的笑容咧得更大。不然要發怒嗎？

我甚至不知道 i 的爸爸有沒有替另一位室友的爸爸背過球桿，我也不知道我爸當了一輩子的保全，有沒有替另一位室友的爸爸守過球場。

這時就只能笑啊不然要哭嗎？

來台北後，我的生活不是直線進行，大多的時間在回憶間瞬移跳躍，每一次從山靈口中奪回一些破碎的記憶。

在和室友聊天時，我無由地瞬移到幾週前和 i 的對話。那時我們在看新聞，新聞上說某財團的公子得了行銷創意的世界冠軍，值得全台灣驕傲。

「資本主義是封建的變形吧？」我語帶玩笑，雖說想想也頗有道理。

「是阿！整個社會都是封建世襲，有錢人的小孩稍微努力就有成就，就算再廢還是有錢.....商業界就算了，我看現在連演藝圈甚至文學界都可以開始搞世襲。」

i 一邊喃喃，一邊用長長的手指玩弄新外套的袖口。水藍色漸層的薄外套，看上去很好，我伸手一摸，質料差的徹底。

i 買衣服總買料質最差的，就能多買幾種樣式。他說過衣服永遠不夠。

「怎麼？我們小公主嫉妒有錢人阿？」我隨口應，伸手驚扭地玩自己繡反了的口袋。

我買衣服總撿名牌的瑕疵品，就能和同學穿同一個牌子。我覺得衣服對生存永遠是困擾。

「哼！都毀掉算了啦！」i 噘著嘴，他怒起來又嬌又嗔，即使他其實十分憤慨。

i 太容易放棄這個世界了。

但我想起他母親因存款不足而無法匯給他生活費那天，便覺得自己從沒資格勸他什麼。

這世界傷他傷得太深了，而他又是自尊心如此強烈的一個人。

我不阻止 i，但必須和他談談。另一位室友推門而出。

門再打開時，i 回來了。

「你剛去哪？」我問，i 迴避我的眼神。

「沒阿，就散步，做一些讓自己開心的事。」他轉身。

「我看到你的紙條了，它剛剛在地上。」

「喔。」音調不悅。

「你沒有想說什麼？」

「那你想說什麼？」i 的語氣參雜了被冒犯似的憤怒，上揚的尾音有些顫抖，又彷彿壓抑著什麼。

「如果你不想休學，很多事可以談吧！說不定我可以幫你。」我說這話時，i 終於回過身，面對我。

「不想休學？休學是我現在活著唯一順心的事了，你明明知道我有多痛恨會計系，你知道我有多痛恨我每天醒來必須面對的一切！而且這些永遠都不可能改變，我轉系了我們那間爛高中的師長會怎麼想？我家人會怎麼想？我們的命運一生下來就注定了……你家至少還有讓你做白日夢的本錢！」i 爆炸似的吼了一長串，他憤怒的餘波中我暈眩。

「我家能夠給我的，不過是讓我做疼痛的白日夢……我不想跟你比，我不想跟你爭辯……我知道生活是折磨……可是你想想，其實我們沒有資格這麼說，活著那麼痛為什麼我要活下去？因為我覺得我對那些比我慘的人有責任，世界上有餓死的小孩而我沒能、我來不及拯救他們，我有什麼資格自殺？」我的尾音顫抖起來。

「你覺得你對那些比你慘的人有責任？哼，那也只是你自己的感覺……人們從寫著中盤商名字的貨架上，拿下廉價的檸檬時，誰想過他對檸檬農有責任？誰想過他對我阿公有責任？誰想過他對我爸有責任？想過他對我媽有責任？」

誰.....？誰想過他對我有責任？」i 質問著，語速很急，語氣卻越來越冷。他姣好的臉龐上沒有任何情緒，鳳眼逼視我，像在威嚇一個不懂事的小孩。

「罷了.....做你想做的吧！」我退縮到假裝一切不曾發生的選項中。

清晨，有人爬到上鋪，將我搖醒。熟悉的保養品的香味，是 i。

「你聽，我就說清晨時會有雞鳴吧？」他說。

i 以前和我說時，我還想指南山哪裡有養雞的人家？直到今日，我才知道，他所說的那一聲聲雞啼，是隔壁房手機鬧鐘的音效。

「我又睡不著了.....對不起，昨晚我不該和你說那些話的。」在清晨霧藍藍的光靄中，i 美得更虛幻了，他露出抱歉的微笑，既平靜又悲哀。

過去三年，i 的笑容多是天真可愛，他曾說過，自己原該是個無憂無慮的小公主，可惜轉生錯了軀殼。

他已經漸漸無法承擔這個軀殼所負載的命運。

在他難得的夢中，我想，i 應該已經數度回到他遠在屏東高樹的家鄉。陽光照在村中的養雞戶上，廚房中正燒材熱著早餐稀飯，他自由放養的三隻貓在爐旁不遠的材堆上，早已選好舒服溫暖的位置，喵喵叫著等待他，i 會不急不徐地起床，在晨光及寵物們的呼喚簇擁中，像公主般走出，那間檸檬園中的於他如城堡般的房間。

i 在我身旁躺下，兩個人擠一張床只能側身。如果這時另一位室友突然醒來，會怎麼揣想我們？他如雷的鼾聲弭平我的疑慮。

在灰藍色淡彩般的光靄中，i 輕聲說。

「對 c 要積極些.....在離開前，我希望能看到你幸福。」i 的聲音與柔美的微笑彷彿霧化在清冷的空氣裡。

他纖長的手指，微微點在我心口上。

家裡沒有隔間的建中生

這些日子，最常在我心裡遊蕩的人，就是 c 了。

我開始失憶，或許也跟愛上 c 有關。山靈啃食著我的記憶，牠說牠很孤獨，要我陪牠。

期中考結束，我等著結果，i 一無所求，c 則是如常毫不在意地忙碌於生活。同樣的時間裡，我曾在意所有事情而一事無成，他卻而完成許多事情而毫不在乎。

下午，我們才為一則新聞而悲傷沉默了。沒有他在身旁，我對時間的知覺能力總是急遽下降。

很快就入夜了。

宿舍的室內晒衣場，夜燈旁飛旋著一隻精疲力盡卻不知停止的蛾，牠每一次艱難地振翅都是瀕死的顫抖。或許我們比囚籠之鳥還不如，我一直佇立在旁注視牠，直到那蛾心滿意足死在燈旁，不，牠根本不清楚自己在追求什麼，所以稱不

上心滿意足，牠只是毫無自知的死了。窗外暗夜中的點點光害，突然像無數隻眼睛在旁注視我。

今天下午的新聞，一位建中生疑似受不了課業壓力，跳樓自殺了。

c 也是建中生。愛上 c 之後，我對建中生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憐愛之情，不同於理論上像我這種爛高中出身的人，對建中生應有的景仰之情。高中時那次相遇，我以為我們終生緣分不過如此，隔得太遠了。

那個自殺的建中高三生，離開世界那天，他的父母說他如常讀書到凌晨四點沒有什麼異狀，i 酸言一句：「小孩釘在書桌前釘到凌晨四點可真是正常。」而我無法、沒資格斷言這個高三生該不該自殺。

不過，我哭了。一個孩子死了，我是個沒用的沒有辦法救他的剛滿十八歲的大人。

剛滿十八歲剛成年的大人，要受刑法全責但沒有資格投票的大人。我想著那孩子，十七歲那年準備升學的痛苦淚痕重新爬上臉龐，它從未被時間抹滅。荒原似燒去了的青春，那孩子還來不及成年，他會算複雜得嚇人的三角函數，但沒人教他算的是，一個少年在成為大人的途中必須遭受多少傷害，於是他懵懂地選擇死亡。

我沒有去研究那孩子的家境，自己也心境矛盾。我自然認為一個富有家庭的孩子不該自殺，這種心情，何異於那些認為頂大學生不該自殺的人？

沒有不快樂的資格，但真切地有不快樂的事實。

如果有人聽聞 i 要自殺，一定會說：「考上政大會計了，還想自殺？想想落榜的人的臉吧！」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為我和 i 高中時也說過類似的話。

「喂，你傻傻站在那幹嘛阿？你在哭.....？是怎樣了啦！」耳熟的聲音侵入，另一位室友提著他剛洗好的衣服。

「沒阿，想到傷心的事。」我將頭撇向夜燈旁的蛾屍。

「要哭回房間哭，你這樣很娘，別人看到會覺得我室友很奇怪。」他碎念著掛衣服。

刻意撞過他的手臂，我拎著衣服快步回房。

i 和 k 的位置時常空著，今夜也是，我現在卻格外想念他們。我可以難受地偽裝自己和宿舍裡其他人一樣，即使只跟男人生活讓我感到尷尬，只跟女人生活讓我感到同樣尷尬。感謝 k 和 i 在這一方面超越常人的理解力，跟人生活不讓我覺得尷尬。

另一個室友的身影被他的檯燈打上屋頂，灰色的模糊影子幾乎遮去半個天花板。那時，我正感受著我自己，卻不投入且心慌，天花板上的影子生出了一對眼睛，似乎有意無意地瞥視著我。

c 極度聰穎的智力，強大的爆發力和實踐力，都藏在他纖細的身體，溫柔的眉宇裡。可是，有一次，他輕皺眉頭，露出我深深愛戀著的可愛煩惱表情，他說.....。

他說他多麼討厭自己的外貌，希望看起來男孩子氣一點。

每週山上校區的通識課，我和 c 下課後總邊聊天邊走下山。

我沒問過 c 為何希望自己看來男孩子氣，也沒有問過他對中性的人有什麼想法，乃至於對我有什麼想法，倒問過許多別的問題。

「阿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上次你說你家沒有獨立的房間，我可以知道為什麼嗎？不好講就不用說喔，我只是好奇。」我從聽到那時就掛在心上，卻不知如何問起。

i 說在台北家裡沒有隔間的人，要不就是窮到無法負擔，要不就是有錢到追求設計突破。

「就我家不夠大阿，哪有為什麼？」c 又是那一貫毫不在意的輕盈笑容。

竟能在一個沒有獨立房間的家生活十八年？我突然覺得自己脆弱可笑。高中在屏東時，我曾為了考試而粗暴地要求父母安靜，c 還是個建中生呢.....。

「住台北光天氣就讓我很崩潰了。」試著轉移話題，我指向風雨走廊外連綿無盡的陰雨。

「在這些條件下生存，我也覺得我很強大阿。好啦，掰掰！」慢步到走廊盡頭，他撐起傘告別。

c 讓我的生活有些恢復直線敘述。

下一堂課的教室裡，我翻著記事本，上頭寫有我和 c 在通識課下課時做的約定。一場流星雨將在近日來臨，我們約了幾個朋友，打算到山上的運動場徹夜守候難得的美景。

許願之後我們會有所不同嗎？即使流星雨還會再來，但每一顆流星在殞落的瞬間就已注定完全逝去。

暗夜的山路，我和 c，和我們各自的或共同的朋友，一行人隨意聊天、唱歌、打鬧著前往運動場。林間有窸窣無法辨明的聲音，我能感覺到山靈蠢蠢欲動，想要介入歡樂的我們，但同儕的笑聲和山靈的呼喚都無法太使我分心。c 走在夜風中，小鹿一樣好奇的眼睛閃爍著期待與隨之的不安，單薄的身影卻那麼有自信地不停往前，我會永遠記得，c 望著前方的路時專注的樣子，美麗而短暫的，我不願分心。

c 喜歡遙遠的事情。

那晚一群人中，只有我和 c 看到流星。

大概只有我和 c 兩人，心裡有願望閃爍著，我這麼說服自己。朋友們一個個離開了，他們忘了即使沒有流星，我們仍有整座星空，最後，剩下我和 c。罩著一層霧靄的陰鬱微光的星空，在廣闊無邊的黑暗裡，我和 c 漫無目的地聊天。籃球場邊緣鋪著有亮粉的走道，c 說，反光時像另一座星空，我想，更像一片溶浸星空的海洋，光影的波浪搖曳著，其中有太多不確定的泡沫。

「我以為你會跟他們一樣逃走，大部分的人害怕等待。」c 說。

「我說會陪你，就一定會。」寒風中嘴角冷得有點麻，牽起微笑，我答。

「時間是人定義的，而我們現在，正在用最簡單的方式逆時間.....就是陪伴彼此，這一秒濃縮了很多日子。」c 露出少有的認真表情。

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，我想起近日我和 i 安於沉默的樣子，卻截然不同。我牽起 c 冰涼的手，他沒有退縮。

「如果我說我喜歡你，你會怎麼回答？」我用了假設句，但仍感覺到，一陣熱從脖子蔓延到耳尖。

「我想答案是否定的，我只是還沒辦法整理出言詞.....來婉拒你。」那一瞬間，c 抽開了手。

轉頭，從他溫柔悲憫的眼睛裡我看見，我受傷挫折的眼睛。

這麼說就不好了，你可以拒絕跟我在一起，但你無法否定，我愛你。我沒有說。

我不敢問，是不喜歡我，還是我的性別.....？

陰鬱的霧靄的星空下起雨。

忘了我們怎麼道別，山靈追逐著我，啃咬著我的記憶，我只從碎片中撿到一句「謝謝你，再見」，是我的聲音。

精疲力盡而停下時，我才意識到，我在雨中狂奔。

暗夜的山路，只有我一人。山靈在漸強的雨中高聲狂笑，黑暗的樹林包圍著我，記憶被圍剿。山靈說牠很孤獨，要我陪牠，我以為擁有了 c，我就能不再孤獨。

每一束細密的雨水，都是一根帶線的精準的針，刺入我的身體，將我永遠縫在那場大雨之中，怎麼顫抖，都無法逃脫。

又是通識課。

對 c，和對 i 一樣，我選擇當作什麼都沒發生。

有關經濟學的核心通識，教授提及貧富差距不停擴大是台灣當前危險的事實，同學們認真抄筆記，就跟之前教授提及 1920 經濟大恐慌時一樣，同學們面不改色繼續認真抄筆記。這時，因出國之事爭吵而久未連絡的母親發了訊息來，我忐忑地打開手機，是長輩們喜歡轉發的圖片，內容不外乎知足感恩。

母親對我釋出善意，同時讓我明白，那三萬元是永遠不會匯來了。

c 纖瘦的背影在我座位前方，我傾身趴在桌上，可以嗅到他細微的鼻息，沒有大部分女孩的甜膩，也沒有大部分男孩的粗氣。

c 漸漸收回對我的善意，他的背影讓我明白，他永遠不會回身看我了。

體內突然的孤獨瘋狂脹大，我意識到失去 i 的嚴重性。直到下課，我忙於不停地打字後按全部選取，再按刪除。

下一堂課也結束了。

經過側門，戴著斗笠在大雨中賣大誌的人停格了，背景人潮熙熙攘攘踩著急促的水花，我獨自上前去購買，他的臉才開始緩速播放一個笑容，我帶著大誌離

開，多彩雨傘的人群繼續快速流動。

他們有些抱著經濟學的書，我幻想能在人群中看見理當這時下課的 i。

窗外的夜滲入寢室，灰暗鐵鏽的房中，死白的書桌更為寒冷。我書櫃上橙亮的小橘子顯得突兀，如一盞溫暖長明的燈，我開始明白地意識到，贈與我這顆橘子的是在我心裡燃起一盞燈的 i，將離我而去，離開這個對他荒唐又殘酷世界而去。

門忽然打開，房中的寂靜霎時受侵犯。

我用最快的速度爬到上舖，在棉被死白的懷抱裡，努力讓自己哭起來像感冒的聲音。在我腦中，我已在 c 懷裡、在 i 懷裡、在母親懷裡都大哭過一次。

山靈把之前吞下的記憶嘔吐出來，在那些稀爛的渣滓中，我找不到自己。

床板下傳來 k 對著手機的嘻笑，我哭的聲音像感冒。門再次打開，另一位室友將他法學的厚書重重摔在桌上，另一位室友近日的情緒是期末考的警醒鐘。

巨響之後，房內寂靜。

失蹤的黃昏

起風的黃昏，i 把座位整理得很好，他的書桌如家具店的樣品般整潔，桌上的發票也細細分成幾捆。我瞟了一眼，走向我的位子讀書。

突然他說：「我出門了。」

我眼也沒抬地說：「恩，掰掰。」

繼續翻看期末考的講義，直到他的腳步聲消失在聽覺的盡頭，我驚覺，這可能是我和他最後的對話了。

我奪門而出，i 的身影已徹底消失。

走廊盡頭的階梯，我看見陽光從那裡失足，摔爛成一灘，泥沼似的血色黃昏。窗外，101 豎立在夕陽的血泊中。

看得見 101 的地方就能往下跳，我站在通往山中寺廟的石階上。

站在這裡，可以俯視到宿舍，眺望到我和 c 一起看流星的運動場，仰望到 i 曾跟我說過他想去的寺廟，可以平視遠方的 101，卻怎麼也望不到屏東。

101 已點燈，漸漸暗下的山林中，透過斑斑樹影我看見，美得那麼虛幻、那麼突兀。

山靈不再和我說話了。

被什麼東西重擊之後短暫失聰一樣，這個世界突然無聲。我起步，因過於重複而失去顏色的山路在我眼前開展著。

就這麼走著，不知道是路消失了，還是我消失了。

寺廟的燈火在樹影間搖曳，好像很近卻始終那麼遠。

就這麼獨自走著。

靈

躲在時間與群樹之間，伴隨光影流轉，山靈正靜靜聽著，靜靜看著。